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正義賈氏公彦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宗尊也伯長也春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也　鄭氏康成曰

禮謂吉凶賓軍嘉五禮其別三十有六賈疏據下文而知

項氏安世曰治教之始在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

毛氏應龍曰四時之和為春禮之用貴和故掌禮曰春官　項氏安世曰民生有欲無分則爭爭則乖先王制禮為之節文吉以事鬼神示凶以哀其憂賓嘉以親之軍禮以同之粲然有文以相接則爭乖之患無自而作故曰和　王氏應電曰天下事必有序而後和禮先而樂後故宗伯兼掌禮樂

案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宗伯葢以宇宙之中莫尊於天神地示人鬼秩宗者敘次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事也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若如俗説以宗廟之宗為目其人則對先王先公義不得以稱伯矣自唐以前注疏箋傳皆訓宗為尊至宋王昭禹始謂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蔡氏沈以宗廟為義後儒多遵之謂凡祭祀之禮皆自祖宗推而及之不知天神地示之祭本以宗名舜典曰禋

于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天神地祇皆稱宗乃秩宗之義所由起也

通論鄭氏衆曰宗伯主禮之官故堯典舜命伯夷作秩宗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賈疏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屏攝之位韋氏昭曰屏屏風也攝如翣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鄭氏釋

檀弓翣以布衣木如攝 壇場之所上下之神元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春秋傳夏父弗忌為宗人賈疏文二年左傳 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賈疏哀二十四年左傳 特牲饋食禮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三代皆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王氏昭禹曰禮無不貫治非禮不定教非禮不立政非禮不行刑非禮則淫事非禮則亂 鄧氏元錫曰春於人為仁吉禮所以仁鬼神凶禮所以仁死喪賔禮所

以仁諸侯軍禮仁邦國而同之也嘉禮仁萬民而親之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於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賈疏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賓祭當灌鬱人築鬱金和之謂之鬱鬯

通論賈氏公彥曰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鬯故首鬱人　楊氏時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貴氣臭也故獻之屬莫重於灌　王氏詳說曰有鬱鬯有秬鬯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祭天雖無祼亦用秬鬯鬯人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是社祭等事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

則專用之於宗廟耳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敕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鬯釀秬黍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賈疏此雖無鬱直用鬯尸亦以灌地其汁下入於地其氣上升故云條暢於上下也秬黑黍一秠二米賈疏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是一米之秠也稃皮

賈氏公彥曰二米之秬貴故鬯酒用二米者秬直以秬為名秠一稃二米者亦是黑黍

案秬與秠對文則別散文則秠亦名秬故鄭直言秬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雞屬木在春其職共雞牲又主呼旦故列職於此

案凡禮事舉之必以時其間動作止息又告有時雞知時故掌以禮官之屬而凡告時嘑旦之事皆職焉其職事首祭祀故與鬱人鬯人相次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彝亦尊也鬱鬯曰彝賈疏彝盛鬱鬯

存疑鄭氏康成曰彝法也言為尊之法賈疏祭宗廟在室先陳彝

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法故名彝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單言之則筵席通賈疏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司宮筵於奥是也筵席止是一物惟據鋪之先後為名故言筵席通

王氏詳說曰行葦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蓋几以優尊者肆師所謂大賓客涖筵几是也曰几筵者以尊卑為序曰筵几者以先後為序　薛氏衡曰

鬱鬯實尊彝而獻之涖几筵而陳之故三職相次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　鄭氏鍔曰寶鎮之重先祖受天命以傳及子孫民數穀數則天所畀治中所以奉天而行賞罰也故名曰天府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　賈氏公彦曰其職掌玉瑞玉器之藏玉瑞祭時所執玉器禮神所用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賈氏公彦曰其職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爵命屬陽禮記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賞以春夏貴始故於春見之　鄭氏鍔曰所掌者儀與命而特以典命名

官視命數之差以定隆殺之儀蓋無是命則無是儀也

案古者命賜羣下必於祖廟故冡宰詔王以爵祿馭羣臣而典命司服則列於禮官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再命以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祧天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賈氏公彦曰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　王氏安石曰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守祧則廟可知
敖氏繼公曰其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然則祧者廟堂以北之稱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　賈氏公彦曰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廟不毁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遷主藏焉故云祧也若文武已上父祖藏於后稷之廟文武既為二祧后稷為大祖廟不可復稱祧但稱大祖也諸侯遷主總藏於大祖廟則謂大祖廟為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是也

案守祧用奄與女奚豈祭祀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於祧與　其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先公亦稱祧不獨文武二廟矣七廟通姜嫄廟為八而守祧八人則凡廟皆有祧可見矣左傳鄭子羽對楚人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亦稱祧則祧之義不繫乎藏遷主又明矣疏謂文武已上遷主藏於稷廟文武已後遷主藏於文武廟是也而專以文武廟為二祧則泥於祭法之文而云然與此經不合

祭法漢人所為不足據依當以此經為正　疏云七廟幷姜嫄為八葢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稷出姜嫄故稷以後特立廟祀之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宮之外别建一廟而歲時享祀亦不與七廟同日與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婦后宮官　王氏詳說曰列世婦於春官者以所掌不

止后宫之事并及内外宗耳　王后六宫賈疏每宫卿二人則十二人

存異賈氏公彦曰此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鄭云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

案王朝六卿而后宫之卿反十有二本屬可疑以其職司后之禮事相内外宗之禮事周旋婦人之間故疏以奄當之然天官唯有小臣奄為上士其餘無與儕者何忽躋於卿大夫之列乎朝卿六而奄卿十二所謂姘也果爾不必至漢唐宋明之季而宦者之禍

接跡於天下矣豈其周公設官而有此邪柯氏謂内外宗諸人有齒德者為之亦未必然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六卿之妻不過六人其他未可以妻爵加於夫也且以外命婦入掌后宫之禮事於公為非宜於事亦不便詳玩經文此官葢非另設毎宫卿二人即以三夫人九嬪為之則十二之數具矣下大夫四人以世婦為之則二十四之外尚餘其三矣中士八人則女御為之后之尊擬王自夫人嬪婦而下其爵視卿

大夫士固其差之宜也平居則統於天官而從其本稱有喪祭之事則總於春官而被以卿大夫士之爵所以重禮事也卿所以十二者婦人恒有所避兩人僅得一人之用雖倍之而不嫌過於朝之六卿也且無中大夫以副之則其數亦不為多矣女府女史蓋以女宮之有才知者為之

辨正柯氏遷曰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亦無徒役者天子嬪妃序次自定非官職也府史無所用之

春官世婦從卿大夫士之爵故設女府史與奚爲之
役既有内宰以陰禮教六宮又設此職者亦以稽内
宰之教而使之遵循也蓋内宰於内政雖無不掌而
嬪御禮職必須女官詔相之内有女宮女奚而外亦
有内小臣奄豎凡以通其教令也當以内外宗或王
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懿德者爲之注以比漢
大長秋詹事謂用士人誤矣　王氏志長曰此官賈
氏以爲奄夫天官小臣爲奄上士注謂奄稱士異其

賢則刑餘之士斷無上躋卿大夫之理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辭

通論陳氏傅良曰女子生於王族或乘勢以陵其夫家故以内外宗列為禮官之屬使觀王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家人故婦順備而内和理所以為王化之基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　賈氏公彥曰內外宗竝佐王后祭祀故列職於此

案九嬪世婦女御為治官之屬內外宗為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　外宗當是王族人之婦故曰宗以其異姓之女故稱外此中可兼姑姊妹之女若姑姊妹之女而不嫁於王族則不得稱外宗特牲記內賓宗婦注內賓姑姊妹即此內宗又注宗婦族人之婦

即此外宗與

通論柯氏遷曰内宰理内政則以士大夫為之世婦掌禮事則以婦之有齒德者為之宮府内外皆為一體奄宦奚豎不過通教令而已故内治脩而事無弗舉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冢封土為丘壟象冢而為之賈疏爾雅

山頂曰冢故云象爲之　賈氏公彦曰雖非祭祀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也

餘論陳氏傅良曰墓大夫徒二百人以塋墓地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屬而巡居其中而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

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絶於有司利害煩省異矣

案賈疏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墓非也本職曰掌其度數則非不封不樹明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主也賈疏主公卿大夫之喪　魏氏校曰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羣臣可謂至矣

案劉氏彝謂職喪所掌下達萬民本職並無此義地官黨正所教喪紀之禮事乃及萬民鄰長以下乃治其事耳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司樂樂官之長賈疏以其與樂師已下諸官為長

賈氏公彥曰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故列職於此

樂師與大司樂别職同官故同府史

案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其時詩書未具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閨門鄉里所通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德性舍是無可為教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樂具備而掌成均之法猶以大司樂名官蓋蒙士之學必以樂為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以中大夫為之則必賢德彰聞負公輔之望而為凡有道有德者所依歸國之子弟所矜式者矣師氏一人而大司樂二人者虎門之教主於

王世子其共學而相衛翼必聰明質仁厲學敦行者乃與焉以一人為之表率足矣成均之敎則國子弟貴遊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諸侯之貢士皆合焉非二人不能共襄其事也 宗伯掌五禮而大司樂之敎不言禮何也凡學士皆童而習之矣且祭祀賓客射鄉軍愷禮行而後樂從之平時歌詩學舞春秋合舞合聲樂作而禮即依焉故不必復言禮耳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胥有才智之稱文王世子記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　賈氏公彦曰小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案胥掌官敘以治敘樂官名胥以致諸子正舞位序官中之事皆治敘也大胥掌學士之版而小胥掌其徵令其事相成故皆別職同官而府史胥徒共之凡

五官之司旅職業相聯者皆然所以便事而省役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大音泰又如字矇音蒙眡音視瞭音了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賈疏以無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眡讀為虎眡之眡賈疏易頤卦六四爻辭瞭目明賈疏以扶工故使有目者為之鄭氏衆曰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

無見謂之瞍有目無眸子謂之瞍　賈氏公彦曰四者皆別職不另立府史胥徒者以其大師小師為長故連類言之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故直有眂瞭三百人而已

案大師小師瞽矇也而爵以下大夫士蓋知音識微必明於天地之性惟有道有德者能之故作䀌謐聽軍聲國之重事皆以屬焉而周以前師多賢達觀孔子正樂而魯之樂官竄身異國匿跡河海不能一日

安於其位可知周公敎澤入人之深　眡瞭三百人下今本有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四句十九字攟賈疏則唐以前本無之不知何時妄人所增試思大師等皆瞽也府藏何物史書何事眡瞭三百人以相之足矣胥徒多人又供何役乎以此見聖經之變亂於後人者不少矣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

先言耳賈疏因諸文皆先云同後云律若陰陽亦先舉陰王氏安石曰典同則律可知大

師職執同律以聽軍聲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鍔曰鄉飲燕禮登歌之後即笙南陔白華華黍則笙者繼人聲之後故特名官

存疑王氏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義故也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音博儀禮大射篇作鑮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鎛如鍾而大賈疏獨在一虡

存疑陳氏祥道曰國語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

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細鈞謂角徵也必和之以大
故有鍾無鎛大鈞謂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
鍾則鎛小鍾也鄭伯嘉納魯之寳鄭人賂晉侯歌鍾
二肆及其鎛韋昭杜預皆以為小鍾則鍾師掌金奏
之大而鎛師掌金奏之小也康成謂鎛如鍾而大誤
矣
案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竝陳而鑮在其南西方
之鑮亦在頌磬頌鍾之南是笙鍾笙磬頌鍾頌磬皆

編縣而鎛為特縣也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云二肆必是編縣十二枚者而於鎛則言及以殊之又見特縣者為鎛也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又見以鍾小者比衆音鍾大者為金奏也是則鎛為大鍾明矣然陳氏援國語以駁鄭亦自有據豈康成所謂如鍾而大者祇與編鍾相校而國語之鍾鎛則又於大鍾之中而更區其大小與　典同主器所以繼人聲也磬聲屬角而

難調磬聲和則衆音皆依之故首列磬師而兼教編鍾者編鍾與編磬為類也金以聲之樂之綱領故設鍾師以掌之笙以繼堂上之升歌又與磬聲相應故其職總教諸管樂及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名官舉重也鼓與金奏相將鍾師掌金鎛師掌鼓兩官聯事掌鼓而以鎛名官者明所掌者金奏之鼓異於小師所擊之鼓也因所長而用之故諸鼓事皆屬焉鍾師又掌鞞以鼓縵樂者乘其暇隙可以兼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韎莫拜反劉李音妹 先鄭讀如食味之味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某謂讀如韎韐之韎詩瞻彼洛矣篇文 賈疏鄭取韎為赤色

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韎師蓋周起岐雍其化先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聲教商奄既誅淮夷徐戎尚為魯患故特設一官肄東夷之樂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揚州亦此義也

通論陸氏佃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懐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旄旄牛尾賈疏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其尾可為旌旗之旄舞者所持以指麾 賈氏公彦曰其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能為四夷之舞者即為之故衆寡無數

案四夷有慕化而願留者祭祀賓客使各舞其國之燕樂以示聲教之四訖其思歸者亦聽焉故無定數

疏謂鞮鞻氏掌夷樂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非也旄人所教舞也鞮鞻則掌聲歌分職甚明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餘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公八年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賈疏公羊傳文廢置也 詩云左手執籥邶風簡兮篇文 何氏休曰籥

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案舞者右手秉翟左手止能開閉三孔故籥特節舞之小器耳若律呂之本始於黃鍾有黃鍾則十二律以次相生一齊俱有王氏安石乃謂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以生律呂不亦傎乎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為詩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丁兮反鞻九具反又力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鞻讀如屨四夷舞者所屝也　賈氏公彥曰鄭注曲禮云鞮鞻無絇之屝也彼為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為四夷舞者所屝其無絇一也　呂氏忱曰鞮草屨也屨者靲鞻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有功者鑄器銘

其功春秋傳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賈疏襄十九年左傳

通論易氏祓曰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所獲玉鎮大寶器皆藏於天府以昭先王之功而典庸器藏其器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干舞者所持謂楯也春秋傳萬者何干舞也 賈氏公彦曰其職掌舞器祭祀授舞器

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

辨正呂氏祖謙曰萬舞者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未析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賈疏謂與下龜人菙氏占人筮人等為之長　賈氏公彥曰卜人不別列職以

助大卜卜師行事也卜師與大卜亦是別職同官

案孔子贊易然後天下知貴筮自周以前重卜故以

大卜名官而兼掌之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取龜攻龜　史記龜策傳夏商

欲卜乃取蓍龜已則棄之周室之卜官常寶藏龜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菙時髓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燋焌用荆䓵之類賈疏其職掌共燋契即士喪禮楚焞是也楚即荆故云䓵之類　陳氏祥道曰燋燋炬也契灼龜之木契謂之焌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蓍龜之卦兆吉凶

案別立占人以卜師筮人致其誠壹以聽所命而心不可分用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簭與筮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蓍曰筮其占易

案筮人之徒少於華氏者以龜有爇焳吹焌之事而筮儀較簡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夢是精神所感　朱子曰聖人雖至小事必用其敬如夢亦有官掌之

案殷宗恭默傅說見夢夢協朕卜武王以誓師大人之占著於小雅傳記所載祲祥凶變先見於夢兆者多矣故周公特設掌夢之官與卜筮眡祲相間皆聖

人畏天省躬精誠之所貫注也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子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愼曰吾見赤黑之祲　王氏昭禹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先王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

通論鄭氏鍔曰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書災異不書祥瑞以政失於此變見於彼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

日者人君之表照臨下土不可為陰陽之氣所侵故設官以眂祲　鄧氏元錫曰卜筮占夢即人占天也眂祲以天占人也

案此職觀妖祥辨吉凶敘降皆與保章氏同而不以類相從何也保章氏雖兼掌日月星辰風雲之變而以星土辨地域以豐荒降祲象以十有二風命乖別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以詔救政之事故與馮相氏為類若日之有祲則人君之象十煇之法乃所以使

王隨時觸事恐懼修省以弭災變故與卜筮占夢相從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祝祝官之長賈疏與下小祝喪祝等為長也

賈氏公彥曰小祝與大祝别職同官故府史胥徒共之

通論薛氏衢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

之疑祝也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吾心之信此序官之相為先後與　王氏志長曰別立喪祝甸祝詛祝不以干大小祝者達誠於鬼神亦欲其心無所淆得專致其寅清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案其職事不止於祝而以祝名不止於喪而以喪名從所重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案五官中如甸祝之類或兼官而臨事設之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側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賈疏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鄭氏鍔曰司盟掌盟載詛祝則掌為之辭

案呂刑以覆詛盟為有苗罪則隆古已有其事小雅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理法情勢之窮有不得不要言於鬼神者世儒乃以此疑周官誤矣詳見總辨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巫巫官之長　鄭氏鍔曰楚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携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合言之皆巫也故立司巫以統之

通論王氏志長曰程子嘗言天人一也但常人神氣昏塞若有隔而不能相通聖人能通幽明之故而一

之比卜筮占夢眡祲馮相保章巫祝醫官所由設也蓋王心一動鬼神與知善惡纎微皆與造化流通而無間内而徵於夢寐有獻贈之法外而動乎四體有養治之宜明而見於著龜以詔救政幽而祈於鬼神以求享佑上而觀象於三辰以辨序事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其此之謂與聖學不明天人道否卜祝等官皆流於小道荀子所謂通天地而不通乎人曰伎也世儒

不達又以為理之所無而欲一切屏之豈知周官之義哉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賈疏凡以神仕者還是男巫為之故引彼以解此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史史官之長　賈氏公彦曰小史與大史別職同官故共府史

存疑鄭氏鍔曰左傳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謂大史也以掌天時故下大夫而位從卿

案王氏詳説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内史當之非也内史掌八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者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

不籍者則記事者宜内史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大史職則絶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大史稽天道内史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為史官之長而内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疑取於此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

憑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馮乘也相視也世世登高臺賈疏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天子有靈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諸侯有觀臺皆以視天文

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賈氏公彥曰以其與大史同主天文故連類在此司馬氏遷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賈疏以其稱氏故云世守 劉氏恕曰馮相氏攷歷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

氏占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黄氏度曰内史掌八柄之灋與冢宰同地親任重故爵秩髙而置官廣　孫氏之宏曰史官為宗伯之屬以宗廟典籍具存非博通之士莫能勝任也

餘論魏氏校曰内史王之喉舌唐虞為納言漢尚書魏晉中書門下其始亦内史職後遂建為三省宰相

二官名實俱亂由人主疎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内相未幾宦官亂天下亦多竊内史之柄典國樞機至於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魏氏校曰外史在外廣王耳目通壅蔽也

餘論陳氏傅良曰凡黜陟予奪與人主圖之者冢宰也而非講求參酌往往傷立言之體今以二史屬春

官家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於其間是以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亦三公所以集衆思昭令聞也自秦變古寖失此意其後兩省竝置唐開元間白麻獨出學士院為天子私人以一辭令之官所向偏重權傾君相然後知周以冢宰掌六典而二史分隷宗伯道揆在上權綱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衆職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如此

案內史中下大夫外史無大夫直自上士始而又無

府史葢二職同官而統於内史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賈疏其史特多復在府上

餘論呂氏祖謙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下士為之特小臣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命御史書事淳于髠亦

曰御史在後執法在傍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皇衡石程書侍御史之勢益重而漢以後御史大夫直與丞相分權矣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巾猶衣也賈疏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巾車車官之長賈疏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

案造車者輪人輿人輈人諸工當屬冬官此有工百

人者玉金象革漆飾及蔽茀等事當巾車之工為之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路王之所乘車賈疏路大也人君所居皆稱路如路寢路門路馬之類

通論王氏詳說曰王馬及右僕皆屬夏官五路獨屬春官者車旗之物屬於禮馬與右僕屬於兵也　歐陽氏謙之曰巾車凡車之政令皆掌之典路是掌王

及后之車用説之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掌五戎之萃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

案戎僕馭夫具列夏官掌戎車之萃者宜以類從而別設車僕隸於春官何也丘乘之法兵車皆民所自具公卿大夫賦輿有定其自乘之車則君所賜故政

職別無掌戎車之官五路皆屬於巾車故廣車闕車

苹車輕車之萃亦隸焉戎僕設於夏官專掌王路而

兼倅車之政車僕隸於春官專共戎車之萃與巾車

聯職以便更續而馭夫則屬夏官以閑輿衛皆聖人

處物體事精神所周浹不可不察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常主王旌旗賈疏九旗雖不專於王然以王為主

不妨尊卑皆掌 鄭氏鍔曰大常九旗之一耳而獨以常名官何也旗亦可謂之常大行人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

通論杜氏佑曰黄帝振兵制陳法設五旗五麾夏奚仲為車正建其斿旐殷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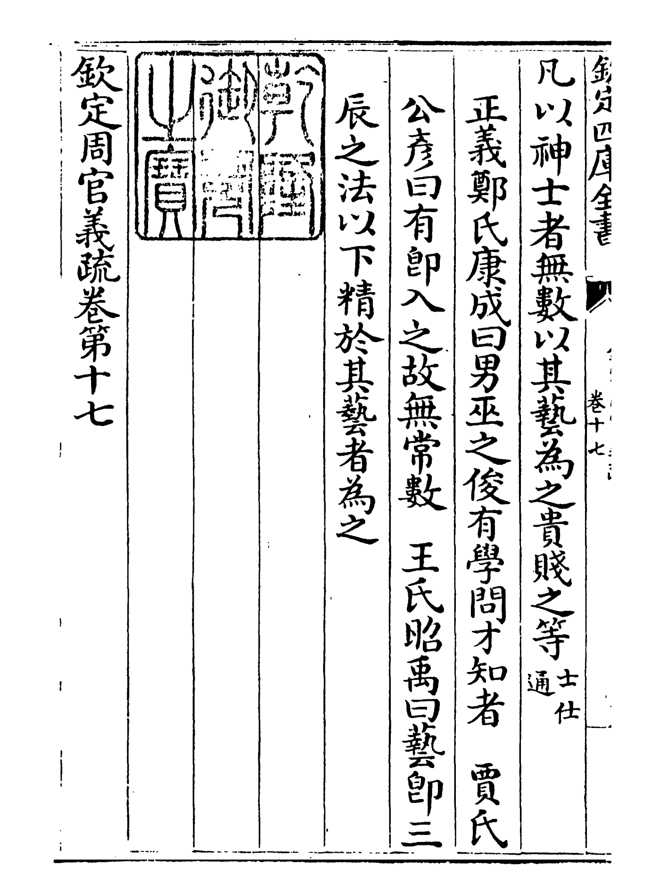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

賈疏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則大夫采邑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言也

通論陳氏傅良曰案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令都家之衆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以去王城遠故設此官於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於三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士仕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　賈氏公彦曰有卽入之故無常數　王氏昭禹曰藝卽三辰之法以下精於其藝者為之

欽定周官義疏卷第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八

春官宗伯第三之二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皆倣此

正義鄭氏康成曰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吉禮是也保安也目吉禮於上尊鬼神

賈氏公彥曰單言邦據王言也以佐王建保

邦國則統侯國言之　鄧氏元錫曰王上事天明下事地察享親尊祖無怨恫於鬼神而後邦國以寧故宗伯掌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孫氏之宏曰先王明於天地之故察於人之理知所以事鬼神示者即保邦之實政也故承祀親疏上下閒者有一事之不致其誠一物之不當其則則為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唯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比之謂也

案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能事天神人鬼地示則餘四禮舉而措之耳故建保邦國獨目此以著其義　天曰神妙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為義五岳四瀆名山大川顯然示人以法象也

通論唐氏曰虞書巡守脩五禮皐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專事神之禮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賓軍嘉則五禮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當為吉書亦多為吉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謂祀之祭之享之吉禮之別十有二賈疏下經禋祀血祭天地各三享人鬼六為十二

案吉凶不相干故古者有喪則廢祭喪服緦麻章傳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葢心稍繫於哀戚則不能致其專一以交於神明故唯祭祀謂之

吉禮

餘論王氏安石曰以神鬼示為序定上下也以鬼神

示為序辨内外也以神示鬼為序明尊卑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音因李又音煙

正義賈氏公彥曰周語精意以享謂之禋　鄭氏康成曰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　程子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　鄭氏鍔曰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其主位乎上故曰上帝物無以稱德唯致其精意可以享之

案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

上帝可知也此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禋祀五帝則戒日可見二禮之從同

辨正張子曰注以禋為煙非也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則不言可知蓋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别之書曰禋于六宗又曰禋于文王武王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正義鄭氏衆曰實柴實牛柴上也　鄭氏康成曰星謂五緯賈疏五緯謂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二十八宿隨天左

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賈疏案左傳日月之會是謂辰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　毛氏應龍曰日月陰陽之精五星五行之精在天為七政成造化祀之所以次於昊天上帝

通論楊氏復曰典瑞朝日注云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馬鄭注皆云於春分賈誼亦云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陳氏曰天地至尊故祭以

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　祭法幽宗祭星也此祭日月星辰之正禮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因郊覲禮拜日于東門外禮月于北門外則因覲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因蜡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則因禜皆因事而祭也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槱羊九反燎良名反飌音風

正義鄭氏康成曰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

報陽也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宫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王氏昭禹曰物感風而化資雨以養燔燎以致其神為物報也其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賈疏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宫六星第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禄為司空　案太尉司徒司空之名葢亦東漢已後人所目　賈氏公彦曰司中司命等言槱燎日月言實牲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畢祀義全於昊天上帝文當然

也

案先王制司中司命之祀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為性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有形氣其死生脩短之數若或制之孔子所謂命是也王者相協生民欲登之於仁壽而消其疵癘夭札故特立司中司命之祀亦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禀之有命以定其志也　易曰震萬物者莫疾乎雷而不列祀典何也未有不雨而雷者祀雨師則已包雷師矣

餘論賈氏公彥曰虞書禋于六宗康成以此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王肅取家語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為六宗孔安國注尚書同此說鄭注月令天宗為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日月尊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賈疏社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祇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

與昊天禋祀對故注云祭地可知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賈疏昭公二十九年左傳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食於火賈疏昭二十九年左傳少皞氏有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其二祀也 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賈疏

江河淮濟為四竇 賈氏公彥曰社稷五祀五嶽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 項氏安世曰血毛告幽全之物也地道有幽全之義故求之以血 陸氏佃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普利以養人也 王氏志長曰五祀在社稷之下五嶽之上則非門戸等可知

案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

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皇天后土者惟在於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禋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别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别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别見

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别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别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顯與經悖　胡仁仲謂王者父天而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為此說不知周官中雖有為莽歆所偽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虞周之典祀直引

其文史記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篇乃周官之舊明矣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祀天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則不得謂社祭之外别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鼓人首舉社祭義已見前其他傳記則或以便文或舉下以

該上玩其本文義自可辨無庸徧舉也　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葢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其用雖分而實合故其祭雖合而亦分鄭注五官之神葢水火金木土之神故以列於五嶽之上也左傳晉史墨所稱社稷五祀及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篇孔子謂五官别稱五祀不得同帝正此經所謂五祀也

通論黄氏榦曰土穀之祭達於上下故宗伯及鼓人

職皆獨舉社以方丘唯天子得有事也大司樂所謂地示則兼斯二者　陳氏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九年家語五帝篇則以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戸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為門井戸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說然則五祀者其名雖

同其祭各有所主

存疑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說本白虎通竊意大社立於王宮乃祭京師之地示京大也師衆也京師之社固可稱大王者無外社繫以王則祭天下之地示也此禮唯王有之諸侯以下則否王社書傳無文其即澤中之方丘與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貍牟皆反劉莫拜反沈直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順其性

之含藏　崔氏靈恩曰祭山林於壇祭川澤於坎禮記四坎壇祭四方是也牲用少牢王服玄冕牲玉各放其方之色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疈普逼反一音方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攘　賈疏疈牲胸者蓋見當時牲體皆從胸臆解析之磔攘見月令磔牲以禳去惡氣也

及蜡祭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　賈疏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張子曰昆蟲害苗不當祭百種其一也百種百穀之種　案郊特牲言祭百種以報

𦵔則百種當祭明矣昆蟲毋作乃祭蜡而以此辭為祝豈祭昆蟲之謂乎當從張子為正

總論王氏安石曰禋者意之精也意先於氣血者氣之盛也氣先於形實柴槱燎用氣而已貍沈疈辜則用形焉氣親上形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如字鄭他歷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賈疏迎牲入豚解而腥之王及后酌醴獻尸故云薦腥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賈疏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

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是謂始獻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等為終也郊特牲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賈疏祭時作樂為陽灌地為陰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祼也

辨正陳氏傅良曰祠禴嘗烝王四時祭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箇祭名非是

案鬱人掌鬱用之以祼記云獻之屬莫重於祼則肆獻祼者祭享之隆禮也其自饋食始者則不祼士虞

特牲少牢皆云饋食則祭享之殺禮也司尊彝職祠禴嘗烝追享朝享皆有祼而鬯人職廟用脩賈氏以為終喪後初為吉祭不與全吉同故自饋食始畧同士大夫禮則天子諸侯固亦有饋食禮矣此經以饋食與肆獻祼相對言之蓋一隆一殺四時之祭唯所用之如冠禮之或醴或醮大夫祭禮之或賓尸或不賓尸不拘一轍而皆可用也從其隆則以肆獻祼從其殺則以饋食然則此二句者統下四時之祭而言

非祭之正名也肆陳也又大也大祝職云肆享雖詩云肆祀皆有大義焉饋食葢於春若夏偶行之以春夏時用薄祭也易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足以見禴之為薄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賈疏此以春秋為魯禮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祫祭也云明年春禘者約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僖公

宣公三年春皆有禘祭可知文公二年有祫則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明年是三年亦有禘可知至六年是三年祫八年為五年禘殷大也除明年春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禘雖小於祫而大於時祭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禴餘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　陳氏傅良曰祠禴嘗烝皆舉於四時孟月案據大司馬職則皆於仲月　程子曰易升九二孚乃利用禴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禴薄祭也　王氏安石曰秋物初成薦新曰嘗冬物大備合衆物以享曰烝　鄭氏鍔曰春夏蒐苗時物方生可獻者寡秋冬獮狩乃備物備禮唯其稱也

案康成以肆獻祼為大祫饋食為大禘合四時之祠禴嘗烝為六享非也然四時之祭中即兼有大禘大祫司尊彝職所云追享朝享是也則六享亦具矣蓋宗廟之祭歲以四舉數則為瀆祠禴嘗烝禴恒薄而

烝恆䜌四者固已不同而大禘大祫二者即比次錯
舉於其間禘則或春或夏而春禘則不祠夏禘則不
禴大祫之舉以冬而既祫則不烝每舉大祭則不復
舉時祭故名數之則有六而歲舉之則四而已追享
朝享於司尊彝言之而此無其文者以四時之祭中
已賅之也大禘大祫與時禘時祫經傳每多錯互夫
三時祫而一時禘見於王制此時祫對禘而言者也
但時祫合七廟之主而大祫則兼合毀廟之主以此

為異大祫即為大烝可見歲不兩舉矣郊特牲云春禘秋嘗祭統云夏祭曰禘此時禘也大傳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大禘不於春則於夏因而春夏之時祭還以大祭之名被之而祠亦名禘禴亦名禘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可見不必追祖之所出而後謂之禘也左傳晉人云寡君之未禘祀可見其為時祭之通稱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郊特牲云郊血則天祀非無血非

不用形尚書王賓殺禋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則鬼享非無禋非不用氣然則祀也享也祭也各有所主而已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社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以分見於諸職互備可知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正義鄭氏康成曰哀謂救患分裁凶禮之别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者服焉疏者含襚賈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注據大夫已下但天子諸侯雖無服含襚則有之 朱子曰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

以荒禮哀凶札札如字一音截

正義鄭氏康成曰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謂疫癘 林氏之奇曰凶以

天烖言札以民病言

案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饑穰更事方嶽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米為財則不惟無遏糴之患亦並非告糴之私矣

以弔禮哀禍烖

正義鄭氏康成曰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如何不弔賈疏莊十一年傳文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

弔之道賈疏雜記文

案春秋傳曰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可見成周盛時天子哀邦國之憂而諸侯同方嶽者皆重救患分烖之禮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以禬禮哀圍敗禬劉戶外反徐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烖故是其類案更庚同償也宋烖

非圍敗之事借以明義故曰是其類

賈氏公彦曰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小行人若國師役則命犒禬之是也　易氏祓曰國見圍謂之圍師敗績謂之敗　王氏安石曰寇亂則及事時故救之圍敗則在事後故補之

案成周六服承辟孰敢擅興而有哀圍敗之禮何也葢聖人監古立法而知世變之所窮且蠻夷内侵不寧侯凴弱犯寡雖盛世亦間有之或事過而後聞不惟有威讓之令舉九伐之師且厚恤受兵之國義盡

仁至所以懐諸侯而天下畏之也古者百用皆以粟米圜敗之後惟歸財為急用此知六服中邦國所貢閒田所入之粟米蓋隨地而貯之以共不時之興發以恤禮哀寇亂

正義鄭氏康成曰恤憂也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内為亂賈疏此據文公六年左傳魯惠伯之言為義　鄭氏鍔曰春秋諸侯救邢左傳曰簡書同惡相恤魯隱公亦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蓋問勞而謀其不恊也

案東遷以前及春秋之初邾婁顔為賊於魯天子為之誅顔而定魯侯國之外寇猶能討焉曲沃奪宗周師再伐衛朔搆禍王人出救侯國之内亂猶將恤焉蓋周公之典具存其人亡故不能舉耳

總論王氏安石曰死亡凶札禍烖天事也死亡為重凶札次之禍烖為輕圍敗寇亂人事也圍敗為重寇亂為輕此凶禮之序也

以賓禮親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别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見賢遍反下同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遇偶也若不期而偶至　賈氏公彦曰案大行人職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

辨正陳氏汲曰六服之内以時分來迭更而徧以春來則曰朝以秋來則曰覲無方時之别也尚書康王即位大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可證賈疏一方同時盡來之誤　王氏與之曰諸侯有人民社稷若空其一方同時畢集猝有昆夷玁狁之難孰從而禦之或不能朝於春可宗於夏不能覲於秋可遇於冬但六年之内必以次來王耳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六禮者皆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　鄭氏鍔曰殷見者合衆多之國而來見故謂之同

案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隆禮也隆禮或因有大事或閒數歲而後舉之注謂十二歲王不廵守乃殷同似未可拘又謂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亦非也詳見大行人職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覜他弔反一音他堯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　鄭氏鍔曰聘曰問有問遺之意覜曰視有省視之義

粢時聘無常期諸侯或有故不得朝則遣問起居殷
覜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視也
通論鄭氏鍔曰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
除邦國之慝通考二官聘覜之禮蓋王與諸侯交用
之諸侯行之則曰問視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
存疑鄭氏康成曰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竟
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
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

元年七年十一年

以軍禮同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謂威其不恊僭差者賈疏同謂使之和協

軍禮之别有五　歐陽氏謙之曰自五人為伍凡受田起役調兵分土無不本於是故總謂之軍禮　王氏昭禹曰賓禮所以達外治軍禮所以制外亂故軍禮次賓禮

案必能四征不庭然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必有用

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之禮然後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馭衆以律莫嚴於軍欲使萬民協力一心故田役大均皆用軍禮用衆簡衆具見大司馬職小司徒三年大比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以令貢賦均人三年則大均是也小司徒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鄉師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軍禮之簡稽也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黨正族師合其卒伍師

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軍禮之誓戒也王朝之法
侯國壹禀焉至大司馬制畿封國一以軍數為準則
用軍禮尤可見矣
大師之禮用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其義勇
案大師或天子親征則大司馬廵陳眡事若常武之
詩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是也或命將出師如采芑江
漢獨遣方叔召虎是也簡書徵調如臂指之相使敵

王所憹如手足之衛頭目是謂能用其衆　地官正貳及考皆曰大軍旅至大小宗伯始變文曰大師何也伍兩卒旅師軍以所合徒役之多寡為之名耳春秋傳有衆一旅師田非合五百人不可用故舉軍旅以括之故方起徒役則曰軍旅用以征討則曰師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肆師職亦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大宗伯言用衆小宗伯從王征伐故正其名曰師

大均之禮恤衆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賈疏注約地官均人為目所以憂民　王氏昭禹曰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賦有輕重家有上下役有多寡所以恤之

案春秋傳魯賦於吳八百乘邾賦六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蓋不獨徵兵以車乘為差田役貢賦之數亦如之故大均屬軍禮平

丘之會子産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則不均之病衆明矣注疏及諸儒所言皆侯國均人之事非王朝大均之禮所及也大均蓋量其土地之饒瘠道路之遠邇國事之劇易以為貢賦征役多少疏數之差

大田之禮簡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王氏昭禹曰觀其坐作進退刺伐擒縱則能者可簡

案春蒐秋獮帥諸侯以講武事則其君之賢將之武號令之嚴明與反是者皆可得而見矣必如是然後事有本統可使百將一心六軍同力車徒刺伐所簡之末節耳

大役之禮任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案強弱因有事而見故曰事

案大役或建都邑如仲山甫之城齊燕師之城韓必

調方嶽之中地域鄰接者以屬役也或濬大川或築大防非傳衆力不能濟度道里之遠近量穀土之饒瘠時年歲之豐凶乃所以任之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賈疏封人職為畿封而樹之是也　王氏安石曰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

案大司馬制畿封國即大封之禮也制軍詰禁即大

師之禮也施貢分職即大均之禮也簡稽鄉民即大田大役之禮也大司馬職論造邦之經式必合其衆而後可用也故自大封始大宗伯職論軍禮之重輕則莫要於大師而衆不可以猝然而用之也必先恤之以得其心簡之以辨其材任之以程其力至論功行賞然後析圭分社加地進律之典施焉故以大封終焉　大均屬軍禮惟均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即屬役於師旅也大封

屬軍禮示侵敗王畧則六師及之也

以嘉禮親萬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

賈疏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嘉禮之別有六　賈氏公彦曰吉

凶軍賔皆曰邦國嘉禮則曰萬民者雖通乎上下而

萬民所行者多也黄氏度曰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　王氏昭禹

曰人有兄弟男女朋友故舊賔客之好先王以禮文

之使之歡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此禮之

所以為嘉也

案民之秉彝於兄弟昏姻朋友故舊賓客本有相愛相敬之實心所謂嘉也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親者或以昵而瀆疏者或以遠而忘故先王制禮以達其嘉好之心乃可以常保其親而不至於乖戾易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行禮苟無此嘉好之實心則雖循其外之節文亦不足以合禮也　饗燕脤膰賀慶之禮達乎諸侯賓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昏冠

之禮下逮庶人而紱曰以親萬民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凡用於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觀感而親睦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賈疏人君有食宗族并飲酒之禮故并言之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賈疏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如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别賈疏子孫雖氏族不同皆

繫之以正姓若魯姬姓子孫氏曰仲孫季孫之屬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賈疏謂繼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案曰宗族則無不包矣而又曰兄弟何也古者大功以上同財朝夕相見無所用合食故特標兄弟小功以下謂之兄弟以示惟小功以下及宗族乃有合食之禮也蓋勢散而情疏非合食則情意不通憂喜不聞而其中又有貧富貴賤之別則見為弗顧而以此相尤者多

矣記所云族食世降一等乃為諸侯以上言之蓋國君之體尊雖期大功有不得時見者故皆以合食聚之與此經之義不相背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有因祭而燕國語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王與族人燕於寢后帥内宗之屬燕於房諸侯以下皆然

餘論王氏昭禹曰先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禮相從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冠古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其恩成其性賈疏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親之也是親其恩冠義男子二十而冠既冠責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之禮是成其性也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是亦以成人之禮責之　賈氏公彦曰昏冠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兼言男女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

以賔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賔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案故舊朋友凡世臣遺老皆是此特其一耳）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冡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賔之辟　賈氏公彥曰賔射之禮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也　鄭氏鍔曰待以賔禮而與之射也

案詩云朋友攸攝書曰太史友内史友先王與羣下

皆以朋友視之故賔射之禮答其拜與之坐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賔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賔客謂朝聘者　賈氏公彦曰掌客職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者亨太牢以飲賔獻依命數行之在廟燕者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

餘論鄭氏鍔曰春秋傳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

卿當燕特示公卿之别爾如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則大夫亦饗也湛露之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通論王氏詳説曰行人言饗不及燕掌客并言饗燕春秋時有饗終而燕者其禮輕故文略耳　王氏安石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上忍反膰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脤膰社稷宗廟之肉賈疏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成十三年春秋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盛以蜃器曰脤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義異以賜同姓之國者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通論賈氏公彥曰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二十四年傳宋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膰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異姓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姓王昏姻甥舅賈疏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則女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　賈氏公彦曰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别同姓異姓則此經賀慶兼同姓可知　王氏昭禹曰兄弟之國非不與之慶賀也其親之也以脤膰為主異姓之國非不與之同福祿也其親之也以賀慶為主

總論王氏安石曰親宗族兄弟然後親成男女由尊

及卑也親故舊朋友然後親四方賔客由近及遠也

四方賔客彼以禮來接凡弟異姓之國我以禮往加

此嘉禮之序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通論王氏昭禹曰命以德定其數儀以命制其節位

以儀辨其等　王氏詳說曰典命分諸侯與諸侯之

臣言宗伯并諸侯與諸侯之臣言

壹命受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見命為正吏賈疏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吏　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賈疏無正文以典命大夫四命以下差之宜有三命再命一命　鄭氏衆曰受職治職事　王氏昭禹曰未命之士非無職然職非受於王

再命受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

案一命亦有服而必玄冕乃得言受服猶子男亦有卿而必王朝孤卿立兩卿始得言受官也司服職卿大夫玄冕疏謂無孤之國卿亦得絺冕顯與經悖

存疑鄭氏衆曰受祭衣服為上士賈疏此言再命為上士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

三命受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賈疏諸侯之臣再命以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與天子三命之士同

案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之奔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曰未有職司於王室以是知列國之卿必

受命於王然後為有位也

四命受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禮運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賈疏大夫雖得造祭器而祭器未具假之乃足至四命始得具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賈疏典命王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

通論鄭氏鍔曰公之孤與王之大夫皆四命得受器若公侯伯之卿三命未得受器假用宜也

五命賜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　鄭氏衆曰則法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則地未成國之名賈疏春秋傳成國半天子之軍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　易氏祓曰左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非大國次國不得為成國其言則者未成國之法也公卿采邑謂之都有都則之職大夫采邑謂之家而無家則子男五命實在四命大夫之上而居公八命

卿六命之下於是同乎大都小都始得賜則

六命賜官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曰官臣偃實先後之賈疏引春秋傳證荀偃於晉侯自稱官臣則畿内諸侯之臣亦稱官臣可知　鄭氏鍔曰六命之卿出封則為侯伯侯伯有官臣即在朝六命而具官者爾　案荀偃列國之卿祇三命受位者耳不可以比六命之王卿然列國之卿亦得自置官則命雖不同而賜官無異也故注引荀偃為證

賈氏公彥曰賜官即太宰

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　鄭氏鍔曰大夫不得具官有采地者常以一官攝衆事故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譏之惟六命之卿得具官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後鄭不從者案典命惟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

七命賜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之卿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

衆子男五命侯伯七命具列行人職則六命者惟王朝孤卿不待言矣都鄙賜則已前見故但言賜官子男開國不待言故但言賜則也於七命言賜國則子男之未成國可見矣於六命言賜官則孤卿地廣事繁得立其兩與小國之一卿異而七命成國有備三卿者皆可推矣

八命作牧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

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賈疏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據州牧而言　鄭氏鍔曰王制州有伯伯即牧也曲禮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國曰牧案伯者長也入天子之國不敢自以為長故曰牧　陸氏佃曰內屈於二伯故稱牧外伸於諸侯故稱伯

九命作伯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賈氏公彦曰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

方注引公羊傳云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案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蓋繼周公為東伯

案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為二伯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以外諸侯兼宋於周為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為縣内諸侯亦無所據餘俱先儒所已具

總論鄭氏鍔曰職服器位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命出

於上臣之微者受之而已則與官國皆曰賜者自上言之非天子之賜則人臣不得而有也牧與伯皆曰作者權重位尊非有元德顯功不可得而作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等猶齊也賈疏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玉人記皆依命數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賈氏公彦曰中有王之鎮圭而言邦國者以等邦國為主也

王執鎮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賈疏四鎮之山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兾州之霍山是也為瑑飾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 鄭氏鍔曰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皆瑑於此 圭長尺有二寸 賈氏公彥曰鎮圭王祭祀所執典瑞職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

公執桓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

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賈疏桓謂柱之豎者宮室在上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 桓圭葢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賈氏公彥曰已下皆據朝時 朱氏申曰桓象其強直有立也 鄭氏鍔曰見為國柱石之義 案射人三公執璧而尚書周公植璧秉圭豈三公加命亦得如上公之執桓圭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音身

正義鄭氏康成曰信當作身聲之誤也賈疏古者舒申字皆為信

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身圭躬圭葢皆象以人形為瑑飾鄭氏鍔曰信圭象人身之伸者躬圭象人身之屈者圭皆長七寸歐陽氏謙之曰侯伯同七命其車旗衣服之節並同故於圭文瑑飾之間少異信屈之制以辨尊卑聖人名分之嚴幾微不敢失如此

案經文多互見侯伯同七命信躬相對上曰信則躬為微曲可知矣下曰躬則信亦象人可知矣雖不改字義本可通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正義鄭氏康成曰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歐陽氏謙之曰子男同一位穀璧蒲璧同制異飾以致其辨　聶氏崇義曰璧圜徑九寸爾雅肉倍好謂之璧郭璞曰肉邊也好孔也好三寸肉兩邊各三寸共九寸

案典瑞職璧羡以起度玉人記璧羡度尺而注云穀

蒲皆五寸何也豈禮天之蒼璧乃取陽數之極而用九子男所執則依其命數與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正義鄭氏康成曰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賈氏公彥曰下有孤執皮帛而云禽者以多為主也尚書五玉亦云贄此玉為瑞禽云摯者以相對為文

通論鄭氏鍔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摯執物以表其心也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

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餘論呂氏祖謙曰摯用禽所以致養也膳夫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職掌擯士者膳其摯

孤執皮帛

正義鄭氏康成曰帛束帛賈疏束者十端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 案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蓋所傳之異 皮虎豹皮賈疏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案鄭注凡摯無庭實然既用帛又用皮則皮即庭實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是也卿大夫之羔鴈俱簡約豈孤之摯遂繁重如此與

通論王氏應電曰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惟告神用鬯為摯三公執璧已見射人

存疑鄭氏鍔曰孔安國於書之三帛以為纁玄黃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執之鄭康成以為赤白黑高陽高辛之後與其餘諸侯執之皆於經無考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正義鄭氏康成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曲禮飾羔

鴈者以繢雉以下無飾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　崔氏靈恩曰雉用死者為不可生服也綮鴈非家禽不時得又不可畜蓋舒鴈也取其安舒而潔白膳夫受摯以為膳則皆恒用之物可知矣

餘論呂氏祖謙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著蓋由東遷之後曠不獄狩故禮久不

講耳　陳氏祥道曰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圭漢曹参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教以執璧則贄禮至漢魏大略尚存存疑鄭氏康成曰曲禮所云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士相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賈疏天子諸侯之臣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但飾有異耳

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鶩音木

正義鄭氏康成曰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賈氏公彦曰庶人府史胥徒也

案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是庶人雖見君無摯也此庶人工商之摯大概以其自相見者言之其以事特見士大夫若君者亦有執摯時庶人在官者初至官必執摯工如梓人士商如鄭之弦高之類皆得以禮接見於君大夫與

存疑易氏祓曰庶人工商亦謂之臣者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庭皆得以執摯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謂禮方明之玉也　賈氏公彦曰人執者曰瑞禮神者曰器通言之人執者亦曰器聘禮以圭璋璧琮為四器是也禮神者則不得云瑞𥚃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天地至尊於冬夏至舉大祀焉禮隆而玉亦重矣此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儕天地於四方而直云禮

則非大祀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上玄下黄設六玉以禮之蓋大朝覲合諸侯不能徧舉柴望百神之祭故以此包之上經言六瑞六摯皆朝見賔禮所執此則大朝覲禮神之玉故以次於其後

存疑賈氏公彦曰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若然祭

天當實柴之節也　鄭氏康成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　賈氏公彥曰案覲禮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

同惟上圭下璧與此上璧下琮異

案覲禮上圭下璧與此蒼璧黄琮異者大朝覲會同或在天子之邦或在列侯之域行之者非一所故用器或有異同此蒼璧黄琮為正則於天子之邦用之與抑周官儀禮作經有先後而執筆者或異人故微異而不害其大同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禮東方以立春

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　賈氏公彦曰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黄帝亦於南郊是也

案鄭氏信用緯書故以此為冬夏至禮北極崐崘之神而典瑞職之四圭有邸為夏正郊天兩圭有邸為北郊神州夫天地之祭必不如是其瀆也至四方之

神則據月令故疏以為四時迎氣夫迎氣非大祭亦無庸用玉矣如其言不已漏中央之黃帝乎總由不知此天地四方為一時祀方明之禮而強以他條傅之故齟齬而不合耳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

正義劉氏曰玉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方位之色故牲幣亦放之　鄭氏康成曰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産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産植物謂九穀之屬

案此通論禮樂之事凡所為事神人和上下者皆該焉深探其本而又以盡其用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鬼神萬民百物陰陽而已陰陽者天地之氣中和者陰陽之德禮樂者中和之用作猶養也防猶

制也禮之和樂者即為樂而聲音舞蹈由之以生天産養陰陽以劑陰也中禮防之則不偏於陽矣地産養陽陰以劑陽也和樂防之則不偏於陰矣所作者陰陽之氣而德即在焉故云陰德陽德也蓋陰陽之理互為其根而交相為用古聖人制作之初精意如此此非職掌所及而亦大宗伯所當知故著於此而典樂諸職所以同列春官也

存疑鄭氏元錫曰血告幽全牲告肥腯以天産報陰

德也祼用鬱鬯燎用柴槱以地產報陽德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

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　鄭氏元錫曰禮

中樂和與天地百物往來無閒

案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如春禘秋嘗春合舞秋合聲

之類合百物之產如上經所謂以天產作陰德以地

產作陽德及菹醢以水草陸產相閒之類致百物大司樂六變而諸物皆致是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滌徒歷反鑊户郭反齍音咨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賈疏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云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以大宰專掌卜日執事者大宗伯大卜之屬而已大宗伯主祭祀之事則總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賈疏謂祭前一宿若於祭前之一

日申戒之故曰宿蓋既卜日遂戒百官者大宰之事祭前夕又申戒者大宗伯之事也特牲禮宿尸宿賓少牢禮宿尸皆謂申戒

滌濯概祭器也賈疏據少牢概祭器言之概即拭也視所滌濯看潔淨以否

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賈疏禮神之玉即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圭瓚璋瓚亦是玉故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奉玉齍之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齍與鬯皆始時涖之祭又奉之互見為義

鑊亨牲器也賈疏據特牲少牢爨在廟門之外東壁

大號六號之大者賈疏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賈疏祝版之辭

鄭氏衆曰涖視

也

案禮神之玉大宰贊之大宗伯涖之奉之者將祭之始大宗伯涖視之臨事則大宗伯奉以授王王執之大宰乃贊王而奠之於神坐也　九嬪贊玉齍注云玉敦受黍稷器此析玉與齍為二者上文統大神大鬼大示而言玉敦則專主宗廟也天地以瓦簋則玉敦不屬矣鄭氏鍔執玉器盛齍之説以破注則大神大示可無齍乎揆之文義亦偏側不完矣　大神大

示之齍奉之者大宗伯之職也宗廟則后親羞之而外宗與九嬪贊之若后不與然後大宗伯攝而奉焉經統攝后之祭言之者取文順耳后不與祭不以夫人若嬪攝而以大宗伯蓋先王竝后之防嚴矣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　賈氏公彦曰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又相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有故代行祭事賈疏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歴而皆飲之鄭注言宰祭者冢宰亦容攝祭也此宗伯又攝之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

王氏應電曰此與王居憂則冢宰攝政王不親將則大司馬將六軍同意皆代王行事也

案量人宰祭則與鬱人受斝歴是冢宰亦攝祭也豈

王有疾則宗伯攝位而亮陰則冡宰攝與伊訓伊尹祠于先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豆籩徹王后之事　賈氏公彦曰外祀后不與則大祭祀惟宗廟　鄭氏鍔曰后親薦八豆八籩九嬪贊其薦徹后既不與則九嬪亦不涖事故自始至終無不兼攝

粢薦徹皆攝則果獻皆攝可知且外宗職可互見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果音祼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為也果讀為祼　王氏安石曰

注以攝祼為代王非也亦謂王后不與而攝其事

易氏祓曰外宗職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賓客之事亦如之則大宗伯攝王后不與之禮明矣

棻王不親饗自可以幣致之無庸大宗伯攝也若王

拜送而大宗伯酌祼以授王則謂之贊可也不得為

攝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相息

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賈疏擯相對文耳通而言之則出入皆稱擯 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賈疏依大行人上公之禮言此朝覲會同大宗伯為上擯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案覲禮則嗇夫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加一士上公加二士 大喪王后及世子也賈疏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 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賈疏哭諸侯者謂薨於本國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緦衰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爵弁紂衣 鄭氏鍔曰擯

亦相也論語君名使擯為接賔客言之公西赤願為小相為相主君言之　易氏祓曰擯以接賔何以復謂之相司儀職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知相即擯也

王命諸侯則儐儐必刃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賈疏案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　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

稽首登受策命以出賈疏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若天子則無降立之事又僖二十八年左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存疑賈氏公彥曰諸侯命臣必於祭時天子當特為祭以命之洛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是為非時而特假祖廟也

案觀烝祭歲而告周公其後則天子亦因祭發命詩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必因愷獻也若不當祭期則特告曾子問告用牲幣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朝至豐則告於文王之廟也而不及祀事必用幣帛皮圭加牲以告而祭之儀不具矣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謂凶烖賈疏凶謂年穀不熟烖謂水火也　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鄭氏鍔曰事出於一時之

變故不能如禮望而為壇祭之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賈疏山川稱望望者王氏昭禹曰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　陳氏祥道曰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四望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春秋傳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梁山晉望尚書望于山川則望祭中無天神

可知疏見小宗伯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封對授采邑者為小封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世人因名社為后土　黄氏度曰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與之使立社　劉氏恕曰大社之土以封諸侯將取是土故先告焉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正義鄭氏康成曰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賈疏既頒其祀明亦頒禮與之　賈氏公彦曰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　歐陽氏謙之曰都家采邑也鄉六鄉邑六遂及公邑也

案鄉邑謂鄉遂及公邑其地皆有社蜡酺禜因國之祀　宗伯職獨無正月之吉始和布禮於邦國都鄙云云者治教政刑隨時損益禮則一定而不可易無庸每歲和而布之也禮不下庶人閭門鄉黨之禮則

十有二教具矣若郊廟朝廷邦國之禮則當官者自肄之無事縣於象魏使萬民觀之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八